

一场与菱花的邂逅

□周云戈 文/摄



行吟吉林



与菱花邂逅，不是艳遇，胜似艳遇。我和菱花继续缱绻，恰好应了“草木之遇”的说法。或此或彼，其实都不过是为去夏在嫩江湾，与盛开菱花的那场偶遇做一番心理独白。

菱花，亦名菱角花。而这菱角，又恰好是早年野生于嫩江湾的一种普通的水生植物，如今无法说出它来自何方，又生根何时？一时都说不大好，感觉还是以“土著”相论最恰。它花朵不大，也就女孩儿拇指肚大小，不娇艳，也不富丽，更算不得名贵花卉。可一旦绽放，它却聚小成以成大势，一时不知要吸引多少宾客眼球——黄灿灿，那是铺天盖地，一片连着一片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应时而开，应时而落，一切都自然而从容，年复一年地为世人奉献着果实，为自己延续着生命。然而，一个时期里，它却从嫩江湾悄无声息地远去了……

去年夏日里的一天，闲去嫩江湾散步，一片黄花陡地从河堤外的那片泡塘飞来眼底，金灿灿宛如光鲜的绸带，舒缓而韵致地从那泡塘东北面向西南方迤邐而来。一愣神儿，让我于惊诧中喊出了它那芬芳的名字——菱花儿！一切来得意外，仿佛是与离散亲人的不期而遇，令人悲喜交加，激动万分。稳定一下情绪，眼前便铺展起蓝天、白云、碧水、黄花，依稀还荡着淡淡的花香。

噫吁嚱！相逢何止曾相识？想来它与这里的人和这里的山水，也算是个圆满了。

也是与菱花相逢的那天，我正凝神与它对视，忽有四名学子模样的妙龄男女，薄衫轻履，两两各骑一辆双人脚踏自行车，嬉笑着疾驰而来。与我擦肩时，其中一女孩儿尖叫地指着那片灿烂的菱角花喊：“快看那是啥花？太漂亮了！”我正要作答，一串欢歌笑语已将我甩在了身后。于是，遗憾由心而生。它原本土著，此刻与他们竟是一副陌生的样子。遗憾吗？说遗憾就遗憾，说不遗憾就不遗憾。毕竟它那一去，已是悠悠岁月的离别了，对“80后”“90后”以至“00后”来说，那是见都没见过，又怎能相识相知呢？理解归理解，心里却未免依旧疙疙瘩瘩……

菱角，一年生浮水草本植物。春三月，它于水下悄悄发芽，并慢慢生长出一条细蔓来，待它浮出水面时，顶端即生出一棵杆状的嫩芽，一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模样，一经展开即是菱叶。接下来便是一生二、三生三地聚生于茎端，以至生出一簇着浮于水面的新叶，呈辐射状散漫展开。它的花朵虽小，开与谢之间，却把花期拉得很长。它每年都在农历五月开花，至八月仍有花开。花朵从叶腋处长出，花梗高出水面约二指许。每朵花四瓣儿，都着生于花盘边缘，每棵花盘上都绽放五七八朵不等的花，盛花期或许更多，挤挤挨挨地覆盖大半个泡塘，于清新中透着油亮的黄色。那花，是一河沟连着一河沟地开，一个泡塘接着一个泡塘地绽放。举目眺望，满眼尽是明艳耀眼的黄色，一时成了嫩江湾颜色的主宰。

“菱花开，结菱角……”孩子唱得不错，菱花一开即是孕育菱角果的时候了，至花落便是由坐果、发育，直至成熟的过程。它的果期，一般在七月至九月。成熟早的，有些在八月份就完全成熟了，而成熟晚些的，大都要到九月份。那菱角果结得也极多，任你随意蹲在池塘边，伸手掀起一串菱角秧，叶子下面铺满了粉红色的菱角，阳光下闪烁着珠子般的光芒，甚是惹人喜爱。

菱角果，从孕育到成熟，始终是垂生于密叶下面，也有潜于水中的。未成熟的嫩菱角一直呈粉红色，只有成熟了，才渐变成了褐色。常有好事者，于秋天下水摘几颗成熟的嫩菱角，那皮十分的脆，两手一掰即裂开，果肉洁白而温润，清香扑鼻，而它成熟时，则肉厚而甘美，竟是与栗子一样的味道，因而也就赢得了水中栗子的美名。乡亲们说：“嫩菱角皮脆时，掰开壳那肉即可食，味道也很美。”可惜没吃过，今天也只能从他人的讲述中来仔细地体味了。

嫩江湾的菱角，有两个角的，也有三个角和四个角的。据文献载，古人是按照它生的“角”的个数来定名分的。两角者为菱，三个角、四个角的则谓之菱(jì)。嫩江湾的泡塘多，应汇聚了这个家族的全部——两个角的有，三个角、四个角的也都有，真的成了菱角的世家大族。至于，哪个是“菱”，哪颗是“菱”，这里从来没人较那个真儿，把它们都统称为菱角。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角的菱角，仔细地端详它，却是十分有趣儿：有的像山羊角，有的像绵羊羔刚生出的小角，有的像牛角，后来从电视里看到了生活在非洲草原的角马后，又感觉它很像角马的角。仔细端详，它的身量，虽无法与那真羊角、牛角、“马角”做比，可看它那小巧别致、形神兼备的样子，特别是它那纹理，于喜爱者，无疑是个微缩了的可人的把玩。而我对它这些个“像”的在意，倒还是受了二姑妈的影响和启发。至今，还记得她家的房门钥匙、仓房钥匙、自行车钥匙链上，都是以两个磨钝了尖的菱角当钥匙坠儿。时间稍长，菱角通身都磨出了小叶紫檀的颜色来，无怪乎二姑妈和乡亲们都喜欢它。而那些长着三个角和四个角的呢，也都各有特点。三个角的，它两只长角对称生长，而中间那个短角，给人以厚墩墩的感觉。四个角的呢？同样也是两长角与两短角对称分布、相对而长。不信就好好信儿，随手抓把三个角或四个角的菱角，往地一扔，看上去都与我家乡(大安市)城南塔虎城(今前郭县境内)出土的铁菱藜相似。无论怎样，它都有一个角朝天，像是人为设计出来的。

与铁菱藜在博物馆相遇后，心里总以为辽金时期的军工匠人们在铸造铁菱藜时，嫩江湾的菱角一定给了很大启发。

嫩江湾人捞菱角，不过百年多的时光。所捞得的菱角，从来都是卖一部分，再自家留一点给孩子当零嘴儿，仅此而已。

一年去南方考察，让我十分惊叹他们对菱角的精致利用。那通身坚硬的菱角，人家竟能做成菱米，菱米磨成了菱粉，菱粉又做成了各式点心。朋友告诉我，这点心不单单好吃，还是人们日常养生保健的上品。说到这里，让我想起了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九回的一段描写：“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，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。这个盒子里是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卷儿，给奶奶姑娘们吃的。”你道是这舅太太何许人也？那是曾做过九省统制，后升任九省都督点，最后官至内阁大学士之职的王子腾之妻。看看，这菱粉糕竟是由这样身份的贵妇送来的，由此可以看出它之金贵了吧！

家父是中医，每每看见我和姐姐们香甜地吃着菱角时，总是笑吟吟地说：“吃些菱角好，既能解饿，又健脾胃。”1975年，我中学毕业后，即回家乡参加了生产劳动，遵父亲教导，于农闲时读了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和《雷公药性赋》等有关中医的书籍。1976年春天，家住嫩江湾的老姑妈家给我捎来一面袋子炒熟的菱角。也缘于父亲的曾经提及，我便好信儿地查阅了这两本书，但不见菱角编入其中。后来，还是从父亲的书柜里找出了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从中查得：“菱角——解暑及伤寒积热，止消渴，解酒毒”，还有“补脾胃，强腰膝，健力益气”等记载，打那后对它的药性才算有了些许了解。

父亲还讲，菱角壳、菱角梗、菱角叶等，也都可以入药。菱角壳煨烧后，以乳钵研成细末，用香油调制成药膏，可治小孩子的生疔、黄水疮。嫩菱角带壳一同捣烂，水煎后滤去渣滓，于汤中加适量的醋和白糖可解酒。而菱角根茎，捣烂后还可治小儿头疮……对于父亲所言的这些，一时说不清这是他的临床经验，还是从书本或同仁交流所获。转眼，他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，如今再也无处刨根问底了。

菱角，在嫩江湾这一带是最不负盛名的。小孩爱吃，大人也爱吃；女人爱吃，男人也爱吃。吃的法子都一样，一律都是焯熟后用小钢刀一切两半儿，再挖菱角肉吃。有人说吃它上瘾，这话不假，真的是吃了这个还想下一个。

春天去谁家串门儿，凡是有菱角的人家，都要盛上一小钵儿煮熟的菱角待客。人们一边嚼着，一边抠着菱角肉吃。而对孩子们来说，它则是一个春天的零嘴儿。放学后捡几筐卖给生产队，换得几个零钱，便是随吃随买。那时，每所学校大门口都蹲着几个卖菱角的老头儿老太太——五分钱一搪瓷缸，有兜兜的，直接倒进你的兜里；没兜兜的，便给你用个旧书报糊的三角形小纸筒，捏开纸筒一倒也就完事儿。你要是经常在谁家那儿买，最后还要给你搭上两瓣，意在下次还买他(她)的菱角。学校之外的火车站、电影院、小剧场、百货商店、食杂店门前，也都有卖菱角的。这些卖菱角的老头儿和老太太们，也都各有各的场地，只要天天来，你的位置就不变。仍是各自带个小板凳，往墙根一蹲，前面放架小钢刀，左面是一个挽着嘴儿的粗布面袋，里面盛着囤囤个儿菱角；钢刀右面是个小搪瓷盆，轧出来菱角直接扔进搪瓷盆里。你这儿“当啷”一声，扔进搪瓷盆两瓣儿，他那儿又“当啷”地扔进搪瓷盆两瓣儿，一时那菱角壳敲打搪瓷盆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十分清脆悦耳，像是由菱角与搪瓷盆击打出来的乐曲。这时，不知是谁扯起了嗓门儿：“新出锅的大菱角！五分钱一碗，不香不甜不要钱……”此声还未落，那边又一个吆喝的：“哎，新出锅的大菱角，又甜又面又起沙！”招徕了路人，任你买谁家的也都无妨，彼此毫无妒意。

二姑妈，即众多卖菱角团队中的一员。她的菱角摊独占一个名叫康家油坊小铺门前。有次我路过，二姑妈便把我的小书包，连同两个兜兜都装得满满的，临走还要嘱咐我一句：“回家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吃。”我乐呵呵地把二姑妈给的菱角带回了家，想不到却遭了妈妈一顿责怪：“咋带

回这么多菱角？你二姑的菱角来得容易吗？”听了妈妈的话，一时让我眼前浮现出她去嫩江湾捞菱角、蹲在灶台前焯菱角和风雨不误地守候那里卖菱角的许多不易来。

二姑妈一生勤劳智慧，她家就在大赉城西北，那个叫前地局子的屯里住。二姑父和老表哥每天只顾起早贪黑在队里干活，收拾屋子、烧火做饭等家务一应由老表嫂承担。而二姑妈则专门干她的捞菱角、焯菱角和卖菱角的营生。一年正月里她回了趟乡下娘家，晚饭后父亲问：“二姐，这些年卖菱角能挣多少钱？”她笑着说：“这么说吧，你老外甥娶媳妇所花的钱，都是我卖菱角挣回来的。”她的话一说出，一家人都惊讶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懂得了二姑妈这钱挣得不容易，心里也越发对她敬重了，感觉二姑妈实在了不起。今天，在这儿说起二姑妈，除我家外，恐怕没谁知道她了。可若提起当年一位老太太背着一面袋子钢锄儿去银行存款的事情，作为老大养成人，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今天告诉你，那位老太太姓周——她是父亲的二姐，我的二姑妈。她一生靠卖菱角挣了多少钱？已没法能说清了。她走后，表姐深情地讲，除老表哥娶媳妇外，日后家里置办的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，老表哥戴的上海牌全钢手表，也都是二姑妈卖菱角挣来的。

听了大表姐的话，我心里就一碗五分、十碗五毛、一百碗五元、一千碗五十元……如此不停地乘，这个乘积并不难求，可二姑妈这辈子勤劳持家的千般辛苦却很难算得出。再说了，在嫩江湾这片天地得益于菱角的，仅仅就二姑妈一家吗？绝不，当是成百上千！

菱花算不上名贵，却也“仁心”存焉。在嫩江湾的烟火人间里，它与生俱来即是人们的衣食所赖。嫩江湾人对此各有体会，感念深深。

从这方面说来，菱角仿佛又最解人意，以至那些有过经历的人都无法忘记。那黄灿灿的菱角花，怎么就常开不败？泡塘里的菱角怎么就捞不尽？在它那方天地里，谁家没受过它的接济呢？孩子们读书的学费，儿子结婚的彩礼、姑娘的嫁妆，家里突然有个急事儿啥的，凡是用钱的地方，人们总要想到菱角，想到那一片连着一片的菱花，继而那是那菱叶下面的菱角果，还没成熟呢，人们就早早地指上它了。也正因为这个指性儿，谁家钱不凑手时，才敢向亲戚朋友借。亲戚朋友也因那人勤劳，知道嫩江湾还有属于他的那份菱角作保，于是也就有人敢把钱借给他。今天想来，那黄灿灿的菱角花成全了多少嫩江湾人的梦想；而年来春风骀荡之时，人们把菱角捞出来了，也就兑现了对人家的承诺。当人们把一颗颗菱角捞上来，装进了筐子里，再一筐筐装进麻袋里，最后又一袋袋地装上了船摆渡到岸边，此时于每个捞菱角人眼里，那满袋子的菱角，才是渡人于艰难时的救命船！

那次与菱花相遇后，我又选了一个晴朗的天，用胶片对它做了一次定格。拍照时，脑海常常浮现出乡亲们春风里捞菱角的景象来——那当是谷雨过后，泡塘解冻出一片片清亮亮的水面来，还须再过一个十来天，见有枯萎的菱角叶子浮上了水面儿，人们便能挽起裤腿儿下水了，于是就到了捞菱角的时候了。这时，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，都各自拿起了捞菱的耙子、四

齿钢叉、自制的长杆木把菱角拖子，纷纷向嫩江湾那些大大小小泡塘和江汉子走去。所去之地，也都是各自心中的既定目标，大都是菱花开放时已被人锁定于心底了。至于，这菱角为啥不秋天采，单要春天捞呢？乡亲们的道理是，经过一冬菱角变得更成熟了，除口感好、营养丰富外，更主要的是让熟透的菱角先自行脱落在泥淖里，权作它于春天里的播种，为的是今年花比去年黄。看看吧，我的乡亲们在向之所取时，始终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应当说，这些早已铭刻于人心，并成为世代嫩江湾人自觉遵循的生态法则！

今年，谷雨过后的一天上午，好友来电，告诉我小河水有人捞出了菱角。到了那儿，还真看到了两筐新捞出来的菱角。我的眼角湿润了！转眼四十多年不见了，想来它这归乡之路是多么不易。

一场相逢，让我感受了退耕还“湿”的道理——玉米、大豆和高粱退出了，水又归了原路，还万物一条生路。无须费尽思量，一个“自然修复+”，嫩江湾的野性旋即回归，仅仅是菱花吗？绝不，整整还了嫩江湾一个新的生态系统。如今，再放眼它，无处不风景，无处不生机，好一派诗酒年华……



百鸟向海

通榆有一块誉满全球的湿地——向海。徜徉其间，但见沙丘蜿蜒起伏、黄榆婆娑起舞，千禽竞秀，万鸟翔集，恰似神秘而澄净的人间仙境、鸟类天堂……

(摄影：高明芹)

